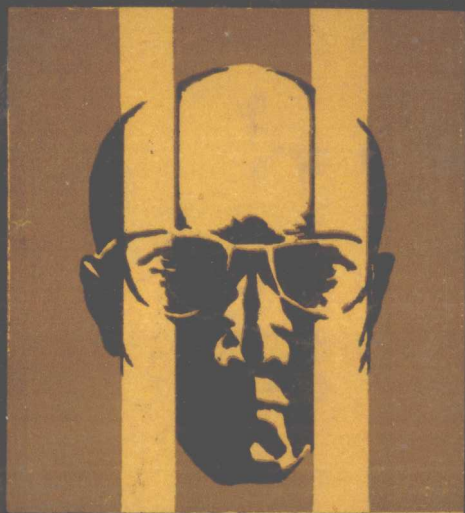


QIU FAN ZHONG DE
DA XUE SHENG



囚犯中的大学生

董文超 / 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纪实小说

囚犯中的大学生

董文超 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囚犯中的大学生

董文超 著

责任编辑：董辅文

封面设计：王爱忠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重庆路40号)

长春市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1989年11月第1版

印张：6.125

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35 000

印数：1—5 000册

ISBN 7—80573—035—0/1·2

定价：2.80元

致 读 者

本书描绘的是一批囚犯中的大学生。对他们在服刑中艰难的改造历程、灵魂的震颤和洗涤以及对未来的追求，无不写得生动而具体。同时也追述了他们犯罪的经历，并对犯罪原因做了探索。

作者就是看管犯罪大学生的干警。人物和故事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，因为做为纪实小说，不仅“纪实”，而且还要按小说的创作规律对生活进行一定的加工和概括。

作品中写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犯罪大学生。为什么这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会犯罪？广大教师、家长、青年学生和读者，读后定会得到启迪、接受教训和引起深深的思索。

每当囚犯中的大学生们想到春天，就根本不愿再看到暮秋时飘零的落叶，更不忍目睹朔风中光秃的树干和树枝。

这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故事，就这样开始吧。

1. 服刑是痛苦的，改造是艰难的。在大墙深院困厄的环境中，犯了罪的大学生只能逐步地努力去适应

A. 陆队长对黎波说：“别自卑，莫心急。冬天是寒冷的，但却孕育着春天。同样，希望也可以在悔恨中诞生啊！法国大作家维克多·雨果说得很对：‘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，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。’”

一辆蓝白相间、正面嵌有金盾的警车风驰电掣般驶近拦着电网的高墙下。“吱——”拖着长长的辙印，车门不偏不斜地对准监狱的黑漆铁门。

“黎波，出来！快点儿！”

两名法警跳下车，威严地喊声过后，随手拽出一个带手铐的青年人。他精神萎靡，情绪不振，头发蓬乱，脸色苍白。

他就是黎波，曾是“天之骄子”的大学生。

忽地，寒风卷起迷蒙的雪尘。黎波打个寒噤，眼前一片昏乱，险些跌倒在地。他勉强镇静了一下，吃力地裹紧草绿色的旧棉大衣，把头压得很低，试图掩盖他的学生身份。然而，架在他鼻梁上的黑框宽边近视眼镜足以证明，他还是个有“文化水儿”的模子。狱内干警——陆队长，从法警手中接过他的“入监手续”，又膘他一眼。

1981年最后一天，人们都欢天喜地迎接新年。黎波却带着悲哀与感伤走向了牢门。这耻辱交加的日子使他永生难忘。

“提着你的行李，快走！”陆队长严厉地喊了一声。

黎波木然呆立。他头在昏眩，血将凝固，心象铅块一样下坠，双腿沉重得近乎僵硬。眼前，敞开的铁门有如望不到头的黑洞，他多么不愿迈进去呀！

“抖什么？傻啦！快进去！”

无奈，黎波往前挪了两步。蓦然回首，火树银花，张灯结彩，鞭炮齐鸣。他多么想再看一眼外面的欢乐世界呀！

“咣啷”一声，身后的铁门死死地关住了，连一条缝隙都没有。“唉！里面是整日劳作、面容枯槁、桀骜不驯的囚犯。我也如此。哀莫大于心死。一墙之隔，两种感受。戏弄玩忽的昨日，失却和付出的今天。我完了！出不去了。也许是永远……”黎波问过苍天又问过大地，全都没有回声。茫然中只有问自己：“无期徒刑意味着什么？！”是啊，才23岁的年华，美好的青春时光要在大墙深院里度过，即使嚎啕大

哭一场，也解脱不了他此时心中的忧愁与悲伤。

“往左拐，去‘入监队’。”①

陆队长说些什么，黎波根本没有听清楚。他只是跟在他的身后，机械地迈着脚步，走到监舍的西楼。

“吱嘎——”铁栅栏门开了，陆队长把黎波带进第二囚室。先他而来的“新收”②犯人们当即伫立在各自的铺位前，虽鸦雀无声，却都贼眉鼠眼地上下打量着黎波。他则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下铺3号是你的位置。”陆队长指着铺位说，“记住！”

黎波毫无反应，仍旧扛着行李呆立在囚室的门旁。

“听见了吗？快点儿，换囚服去！”陆队长声音很严厉。

“噢！”黎波这才如梦初醒，机械作答，“是！”

囚犯们瞅着黎波痴呆的样子，又偷偷瞟一眼满脸严肃的陆队长，有的想笑，有的想哭，但又都不敢出声。他们似乎也想起了自己刚刚入监时的那种情景和样子，那时不也和他一样吗！

“大伙儿帮帮他。”陆队长把话扔在室内，人却走出了门，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这种场面。

室内的群犯忙碌起来。解行李的，铺被褥的，还有给他端饺子的。几个犯人干脆凑过来想跟他唠唠，他却一声不吭地坐在铺上，象是丢了魂儿。

“喂！我说，吃几个吧！今儿个是过年。”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犯人劝他。

① 新入监的犯人，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训练，使他们懂得监规纪律。故称之为“入监队”。

② 刚入监不久的犯人，称为“新收”。

“就是，别犯傻。监狱不也是人蹲的嘛！我这‘二进宫’不也活得挺好。”

……

七嘴八舌，把黎波搅得心乱如麻。腾地，他下了地，紧闭双唇，在囚室里来回踱步，如同发了精神病……

入夜，囚室里依旧亮着昏黄的灯。犯人们都睡去了，只有黎波时而呆坐在铺上，时而下地来回走动，时而紧锁眉头唉声叹气，搅得其他犯人不得安睡。

“有完没有？你折腾什么？”黎波临铺那位“二进宫”睡眼惺忪地翻身嚷起来，“蹲不起监狱别犯罪，少他妈影响别人！”

“就是。明天上操起不来怎么办，妈的！”

“这他妈不行，得找管教去。”

……

第二囚室里象开了锅，犯人们对黎波群起而攻之，颇有大打出手的架势。夜里“巡号”的陆队长闻声赶来，怒视群犯。

“嚷什么？反天啦！”陆队长厉声喊道。

随后，发牢骚的有之，告刁状的有之，讥讽的有之，乱起哄的有之。反正都说这位新犯人的不是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陆队长当机立断。“睡觉！有事明天处理。”陆队长大发雷霆，“黎波，躺下，这儿不是在家，随随便便的。太不象话！”

当即，囚室里死一般沉寂。一场骚动很快地平息了，陆队长悄然而去。黎波躺在硬板床铺上仍然不能入睡。一阵辗转反侧之后，他双眼直勾勾地注视着铁窗之外。高高的围墙森严地挡住了他的视线。青光随墙壁攀援，探照灯的光柱在

如织的电网上横扫不停。朔风挟着雪尘卷上岗楼，哨兵时而拉栓验枪，啪啪啪，令人胆寒。“这就是我的归宿？完啦！彻底交待在这儿了！自由与禁锢、放纵与惩罚永远不能同日而语，然而在我身上却又同时感受到了愧悔难当的隐痛。可是，晚了……我该怎么办？苍茫、阴沉的夜空能告诉我什么呢？”

黎波躺在铺上怎么也睡不着觉……

往事如烟，但在记忆的屏幕上永远也抹不掉往事。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，榜上有名，他带着美好的憧憬和远大的志向，从黄河之滨的古老城市，千里迢迢地踏上关东大地，来到H市G学院攻读军用光学和电子工程学。这是中国众多的高等院校中为数极少的尖端科系。他兴致甚浓，废寝忘食，成绩出类拔萃。于是，他雄心勃勃地想当一名电子光学专家。由此，引起了不少女同学的好感。爱情本该是专一的，他却三心二意。既然在校内的群芳中选定了意中人，并且他俩海誓山盟，定下终身，他干嘛还要在列车上邂逅姑娘，另找新欢呢？到头来意中人得知真情愤然分手，他傻眼了。在失恋中，精神颓靡不振，成绩每况愈下，心底的私愤越积越深。本来是他玩弄了女性的感情，但他却把自身的不轨强加于女性。于是，在一种报复心理的驱使下，决定要毁掉她们。邪念一经滋生，他便铤而走险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用极为恶劣、狂虐的手段，摧残女性。这是何等愚蠢的行为，这是天理难容、国法不许的罪恶。正当毕业指日可待，他却一脚跌进这座重刑监狱。昔日乐在校园，现在躺在囚室，如花似锦的前程毁于一旦。什么理想，什么名望，全部化为乌有。难道这是他命里注定？难道他最后的归宿就在这里吗？

今后，他该怎样来适应这里的生活？

精神处于崩溃状态，黎波在茫然中默默地啜泣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才朦朦胧胧地睡去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也许只有悔恨，才能弥补心灵深处的创伤……”

红日跃上高墙，透过电网照进深院。

新收监的囚犯们，正在刚刚扫除积雪的院内空场上列队操练。一个个象听不懂口令似地“各自为政”。尽管“入监队”的陆队长在队前使劲儿地喊口令，他们还是不听。也真难为这位从劳改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管教了，面对放荡不羁、自由散漫惯了的一群囚犯，要想彻底根治他们的劣迹，改变他们的野性，实在很难。他心里清楚，不花大气力，是“修理”不了他们的。

“立定！稍息！立定！”陆队长发火了，“简直不象话，太随便了，都象丢了魂儿似的。想不想练好，能不能练好，取决于你们的态度。我就不信……”

陆队长还想说什么，却咽了回去。他在队前来回踱步，喘着粗气，怒目巡视着每个囚犯。最后盯住站在排头的黎波。他径直走过去，在黎波身边绕来绕去，想狠狠地揍他一顿，不过，嘴唇微启几下却没有开口。他心里说：“哪象在大学里当过学生会体育部长的材料？操练拖拖沓沓，随随便便。齐步走还迈错腿，左转弯他向右转，纯属故意捣乱。”

“你下午到管教室去一趟！”陆队长终于把满肚子气恼压缩成几个字从齿缝里挤出来。

黎波顿感心血涌起，面颊通红，两耳发烫，惶恐而颤抖地从喉咙啜嚅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继续练，晚上开会整顿。我就不信邪！”陆队长吼声

如雷，“向右转，齐步走！”

管教一旦严厉起来，他的话对犯人来说好比一道“圣旨”，马上奏效。队列训练确实好于先前，黎波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不难看出，罪犯带有长期懒散养成的劣根性和入监后的那种奴役性，这些坏习气无疑需要在改造中彻底根除。

“报告！”黎波来到管教室门前，硬着头皮喊了一声。

“进来！”门里传出陆队长的声音。

他顿感一震。在畏惧中，忐忑不安地推门进屋，直立在角落里，不敢正视陆队长的目光。入监那天和队列训练时，他已经领教过陆队长的威严。“显然得挨一顿狠训，挺着吧！谁叫咱犯到那儿了呢！”他心里想。但却出乎他意料，陆队长的态度竟空前地温和起来。

“坐下。”陆队长和蔼地说，“有什么苦闷，可以谈谈，心里也好敞亮敞亮。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黎波低垂着头，小声嗫嚅着。

“那训练时干嘛神不守舍、情绪不振呢？”

“莫非陆队长已窥测出我的心病？”他心里想。

“不好说，是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黎波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这几天没睡好觉，所以……实在不是故意的，请队长原谅。”

管教室里悄无声响。陆队长瞧瞧窗外高墙上晃动的电网和摇曳着的光秃的树枝，紧锁眉头。蓦地，他转过脸来默然注视着黎波。

“响当当的大学生，由于法制观念淡薄而误入歧途，被投进监狱，实在令人痛心。”陆队长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别自

卑，莫心急。冬天是寒冷的，但却孕育着春天。同样，希望也可以在悔恨中诞生啊！法国大作家维克多·雨果说得很对：

‘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，就是越过障碍注视未来。’你在大墙深院里改造也是如此。要善于思索，从感伤和苦闷中解脱出来，觅到生活的真谛，重新塑造另一个你。”

“我懂了，我记住了。”

黎波腮边挂着泪滴。他不想多说什么，他也不善于用语言自我表白。他紧闭双唇，猛然抬起头，睁大泪眼凝视着陆队长大沿帽上的警徽，许久许久地屏住呼吸。震撼心灵的启迪呀！而且用的是颇有文学素养的语言。此时，黎波悲凉和自卑的心，萌动了新生的希望。奋起，越过污浊的沟壑；勃发，恢复青春的活力。黎波暗暗地为自己鼓起勇气，要矫正扭曲的人性，让生命的火花不去熄灭。

掌灯时分，群犯都盘腿坐在铺上，陆队长带领他们学习。先学习《道德教育读本》上的有关章节，再让他们结合几天来的“入监教育”和监规监纪，针对自己的思想谈感受，展开讨论。

黎波首先发言，他说：“由于自己心绪烦乱，这几天的学习很不认真，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。只感到此生无望，整日象丢了魂儿，不听号令，我行我素，扰乱了队列，影响了整体。为此，我作深刻的检查。我之所以走上邪路，成为罪人，就是因为放纵自己，思想被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俘虏了。陆队长的一席话使我懂得，若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，一害自己，二害他人。我要痛下决心，努力改造自己，根除恶习，否则对不起日夜为咱操劳、费心的管教们……”

黎波哽咽了。他的带着学生腔动感情的发言，触动了那些良知还没有泯灭的囚犯们的心。倾刻，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发言，进行自我反省，表示决心，使这次学习讨论会开得颇有生气。

对新犯人的一个月的“入监教育”结束了。黎波顺利地通过了入狱后的最初这一关。今后，是漫漫刑期。在这里改造，可并不比在大学里钻书堆轻松。根据特长和个人愿望，他被分配到“犯人教员组”。这可是高墙深院里的“上层建筑”，他当然感到满足。他的改造任务是给犯人们讲授中等数学课，这对他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“工科”学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。

黎波欣然地把行李搬进“犯人教员”的囚室，他的心情不那么沉重了。

“上层建筑”里又来了新成员，受到老的犯人教员的热烈欢迎。虽说没什么仪式，但却也很热闹。被囚禁的罪犯们乐趣不多，他们总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开心。

“喂喂！”最爱说笑话的田二楞拽着搬书箱子进来的黎波嚷道，“咱这儿添人进口啦！别小瞧，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大学生，光书就这么多。”

黎波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忙说：“纯属大学扔。”

“哎——谦虚什么？”田二楞拉过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犯人说，“这位是咱们犯人教员组的大组长，叫荀辰，大伙都喊他‘老正统’，那就是老‘老大学扔’啦！”

一阵哄堂大笑之后，这些犯人教员们都主动涌过来做自我介绍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，黎波啥也没记住，但他对组长荀辰的印象却是深刻的。他看得出，这位60年代的大学

生，和他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80年代大学生的素质是不同的。

这一天，是黎波入监后最为高兴的一天。

当老师，黎波没干过。犯人给犯人讲课他更是头一回。

“怎么讲？犯人能听我讲的吗？”他心里总犯嘀咕。“明天就有课了，可别讲砸了。”他不由得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和不安。“不行，得好好地备课，只能成功，绝不能失败。”

“黎波，吃饭啦！”荀辰叫他。

“哎——来得及，写完教案就去。”黎波答应一声，头也没抬，仍旧伏案写着。

“快走，一会儿凉了。”荀辰催促着。

“明天头一节就是我的课。”他依然未动。

荀辰把饭盒挟在腋下，离开了屋子。犯人教研室里只剩下黎波自己，他聚精会神地解那道翌日要讲的例题，并把每个步骤的分析方法也写下来，以备在课堂上能细致地为“学生”们作答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黎波觉得耳边响起了嘈杂的声音，噢，“教员”们抹着嘴巴陆续回来了。他这才觉得肚子里咕咕直叫，便起身去找饭盒，不见了。

“吃吧，有功之臣。”荀辰把打来的饭菜往桌上一放。

黎波很不好意思，道谢一声。很不自然地莞尔一笑，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他边吃边想：“尽管很忙，但当犯人教员比起那些在车间生产线上整日劳作的犯人，应该说是幸运的。”

“快点儿吃，打扑克三缺一。”田二楞过来捅黎波一下。

他摇摇头，又努努嘴，意思是说：“不能玩儿，我得备

课。”

是的，他总有自己的事情可做，很少参加犯人们的活动。囚禁的生活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这话不无道理。本来，黎波天生好动爱玩儿，文体活动全行，要不，他怎能成为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呢。可是，从他进入监狱那天起，就一反常态。他由于苦闷而变得孤僻，并且近乎冷漠。陆队长的语重心长的话语，使他看到希望，到“犯人教员组”后心情上虽然也有所解脱，但他还是没有心思在休息时做文体活动。新的环境里，每日常规的起居、饮食等活动机械而单调，从囚室到教研室或到课堂，循环往返的三点，已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其它地方他从不涉足。有一次，他头昏想去看病，竟不知距监舍一箭之地的“犯人医院”在哪儿。当然就更不知道在“红十字”楼内服刑的犯人中，有个从医的、与他同等学历的同龄人——崔明建，也羞于露面地苦闷、自责和慨叹人生，也在心灵复苏和人性回归的道路上艰难地起步。

也许，大学生犯了罪，被监禁后对时间的观念更为增强。稍有空闲，黎波就沉埋于定理、公式及演算之中，仿佛只有字母和数字才能给他带来慰藉和补偿。但是，人的精神毕竟有限。有一天，他终于昏倒了，被抬进医院。他根本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在消毒水味儿很浓的病房里住下。

破天荒地躺在病床上，黎波总觉得不安。身体稍能支撑便跑到疗区的走廊踱步。可是狱内医院非同社会上的医院。虽是轻患者也不得随意出入，只能在铁栅栏门紧锁的走廊上踟蹰。

“犯护”一身洁白，手托盛满药针、溶液的白糖瓷盘，从注射室出来径直走进5号病房。

“4号床——黎波，打针。”

他进屋就喊，却无人应声。他眼睛当即巡视过去，床上没人，只有叠得整齐的雪白的棉被。

“患者哪儿去了？”他问临床的病犯。

“他折腾半天，就不见了。”

“犯护”一听慌了手脚，以为病犯病情恶化，难以忍受，拒绝治疗，自寻短见去了。这等事件在狱内医院里偶有发生。若真是这样，岂不严重失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随即放下托盘，疾步走出房门，刚好和黎波撞个满怀。

“4号床的患者是你。”“犯护”断定。

“对！有事儿吗？”黎波莫明其妙。

“当然。”“犯护”面露愠色，行使他自己仅有的一点儿权利，“乱跑什么？不知道医院的制度吗？回床去，打针！”

黎波自觉理亏，乖乖地回床。针打完了，“犯护”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叫黎波，教员组的犯人。对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注射单上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罪？”

“我叫崔明建。盗窃。”他显出很悲凉的神态。忽地，他一反刚才的模样，变得热情起来，仿佛他俩一见如故。

“刚才我态度生硬些，别介意。听说你也是大学生，咋进来的？”

黎波点了点头，并没作答。显然只承认第一问，第二问不想告之。

“看来你的罪名不好开口。”崔明建颇有感触地大发议论，“同是沦落人啊！如果当初我能认认真真地思考做人的准则，不做违反道德规范和违法的蠢事，现在绝不到这等地步，说不定……唉！认了。物极必反，事与愿违呀！”

于是，两人交谈起来。

崔明建似乎遇到了知音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这位朝鲜族年轻人，一旦把谁当作友人，便坦诚地向谁表白心事，侃侃而谈。

B. 崔明建对黎波说：“干嘛非要沉沦不可，在‘犯护’的群体中，我的医学知识最高，我要寻找机会，证明我的能力。”是的，崔明建在寻找机会以证明他的能力。但是，这完全错了，要不是李主任猛击一掌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……

如果按常规，崔明建本该在“放射医学”领域的研究中崭露头角，或者迈进令人瞩目的医学殿堂大显身手。可是，正当他在“扶摇直上”的紧要关头却忘乎所以，多次窃取别人的财物，触犯了国家法律。于是，功亏一篑，攀登理想的云梯猝然折断，跌进令人生畏的牢笼，沦为阶下之囚。无疑，这在他人生的里程上，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和悔痛。此时此刻，他只能困窘在狱内的“犯人医院”里当一名“犯护”。

“我也曾有过感伤，有过苦闷，甚至悲泣地想到过离开人世。”崔明建毫无掩饰地告城黎波，“有什么用呢？学校里，同学间笑逐颜开的欢情一去不复返了，留作对未来的回忆吧！此一时彼一时，我想开了。”崔明建把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很长，仿佛在哀鸣。显然，他俩是两种性格的罪犯大学生，但是同等命运促使他俩内心沟通。“干嘛非要沉沦不可，在‘犯护’的群体里，我的医学知识最高，我要寻机会，证明我的能力。”